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至 2017 年度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五年制）

畢業論文

---

學生姓名：香敏儀

學生編號：

指導導師：文英玲 博士

繳交日期：2017 年 5 月 19 日

# 鯉魚變化——《觀音魚籃記》與《追魚》的文本對讀

## 摘要

同樣的故事藍本，通過戲作家的改編，會成為不同劇目及劇種。明代傳奇《觀音魚籃記》經過改編，成為當代越劇經典《追魚》，兩部戲曲各呈現獨有的風格，又因互有聯繫而有相同之處。兩作品的異同及形成異同的原因，是本次研究主要探討的焦點。以文本對讀的模式，對比原作戲曲與改編戲曲有關角色、主題特色及情節上的處理，從差異中見特性，從相同中見共性。通過對讀《觀音魚籃記》和《追魚》，可更立體全面了解兩部戲曲。相異的角色形象和截然不同的主題特色，反映時代背景及時人取態；相同的情節象徵中國人一脈相承的審美偏好，是本民族共有獨有的情感特質。

## 一、引言

明代公案小說<sup>1</sup>《包龍圖判百家公案》第四十四回〈金鯉魚迷人之異〉，衍生無名氏所編的明傳奇<sup>2</sup>《觀音魚籃記》<sup>3</sup>（下簡稱為《魚籃記》），載於明萬曆年間金陵文林閣刊本，今存於《古文戲曲叢刊二集》，後來《魚籃記》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劇作家安娥改編為越劇<sup>4</sup>《追魚》<sup>5</sup>。<sup>6</sup>

《魚籃記》為無名氏所編，加上明傳奇優秀作品眾多，歷來與它相關研究稀少，僅有的研究亦只集中在個別情節如仙凡戀。至於《追魚》的研究亦多由戲曲藝術的角度出發，真正與文本相關的研究不多。《魚籃記》和《追魚》是歷時性關係，作為同一藍本所衍生的戲曲，卻又是兩部完全不同的作品，但從沒有研究關於兩者的關係。本文以此為契機，選擇兩部戲曲作為研究對象，以文本為基礎，希彌補過去研究的缺口。

通過對讀兩文本，可見《追魚》對《魚籃記》的改編並不是單純的複製，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配以新的主題重塑的戲曲。在兩文本中，對角色塑造、主題特色及情節上均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因此，本文擬通過對讀分析兩文本角色、主題特色及情節之異同，相信能進一步從文學角度了解兩部戲曲的特色。

## 二、掠奪與付出——從與張真（珍）之關係看兩劇鯉魚精之別

無論是《魚籃記》及《追魚》，出場角色均不少於二十個，同一角色在兩作品中亦存有很大差異。從文本命名可見，鯉魚精是兩文本中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她更是兩部作品同一角色差異最分歧的一個，故此本文將以鯉魚精作為是次探討之焦點角色。

若論兩劇鯉魚精之別，她與男主角張真（《追魚》寫作張珍）的關係是最能反映角色特點。兩者關係發展不但推動情節，更是反映鯉魚精人物形象、性格和影響其際遇最明顯的線索，直接體現兩劇鯉魚精之異同，因此本文將就此集中討論。基於篇幅所限，本文將集中討論三個部分：結緣、相處以及抉擇。

<sup>1</sup> 公案小說的名稱始見於宋代說話，話本小說中其中一類為「說公案」。公案小說以公案事件為題材，一般包括作案、報案、審案、判案等幾個環節。詳情請參見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簡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8。

<sup>2</sup> 傳奇有幾種意義，此處指明清兩代唱南曲為主，兼唱北曲的長篇戲劇作品。詳情請參見劉紹基編：《中國古代戲曲文學辭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頁91。

<sup>3</sup> 有關《觀音魚籃記》的詳細劇情，可參見附件：《觀音魚籃記》與《追魚》內容摘要，以及編者不詳：《魚籃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sup>4</sup> 越劇：戲曲劇種，主要流行於浙江、上海和江蘇，其唱念使用以吳語方言為基礎並有一定規範的語音。詳情請參見：么書儀、王永寬、高鳴鸞編：《中國文學通典戲曲通典》，（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696。

<sup>5</sup> 有關《追魚》的詳細劇情，可參見附件：《觀音魚籃記》與《追魚》內容摘要，以及編者不詳：《追魚》（越劇）（上海越劇院演出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

<sup>6</sup> 么書儀、王永寬、高鳴鸞編：《中國文學通典戲曲通典》，頁247。

首先是鯉魚精與張真（珍）結緣、開展關係的動機。《魚籃記》中，鯉魚精（下稱為魚籃鯉魚）是「玉皇殿前瑤池內金線鯉魚」<sup>7</sup>。「玉皇」即道教神祇「玉皇大帝」，通俗而言便是天庭的皇帝。<sup>8</sup>玉皇作為道教中重要的神祇，而魚籃鯉魚則出身自祂殿前之瑤池，可見魚籃鯉魚即使不是神祇或仙家，亦是仙界之物。她化為凡間女子在元宵節遊玩後，便隱身潛入金府的水池休息，在此聽聞張真的讀書聲而得見。她初見張真時，已經揚言：

此人才貌聰俊，中奴之意了。秀才，奴家意欲與你效鸞鳳。莫說是人，就是鐵石人，聞見我也神魂飄蕩。<sup>9</sup>

魚籃鯉魚是個極其自信甚至自傲的人，她與張真僅有一面之緣，已經誇下海口明言張真必然為自己「神魂飄蕩」。必須注意的是，當時張真與魚籃鯉魚沒有交集，到底魚籃鯉魚是真心愛慕張真，還只是相中他的皮囊，本文就此暫作保留。

再論《追魚》，鯉魚精（下稱為追魚鯉魚）是金府碧波潭內的小妖精，而張珍則是寄居金府碧波潭畔讀書的落泊書生。雖然劇中沒有明言，但從張珍的部分對白可見，他已寄居碧波潭畔一段頗長的時間，而且與追魚鯉魚相處了一段日子。<sup>10</sup>至於他們結緣的原因，是張珍先對池中鯉魚自嘆身世開始，所以他們的關係跟《魚籃記》時相比，可謂是完全顛倒過來。追魚鯉魚化為人身上岸後，如此解釋：

蒙他（張珍）多情，顧盼於我，他憐我水府淒涼，我慰他書房寂寞，有何不可？不待我變作牡丹模樣，前往一會便了。<sup>11</sup>

在追魚鯉魚初見張珍前，張珍從來沒見過未婚妻金牡丹，換言之，即使追魚鯉魚不假扮金牡丹，張珍亦不會知道真相。結合對白推論，追魚鯉魚最初會張珍的目的只是單純安慰苦於自己身世的張珍，甚至是一種報答，與愛情無關，更因為知道張珍與金牡丹是指腹為婚的對象，才假借金牡丹的身份安慰，他們互生愛慕卻是後話。

其次是鯉魚精和張珍相處的情節，可再細分成假扮金牡丹期間和妖精身份曝光後。《魚籃記》第十四出<sup>12</sup>是魚籃鯉魚跟張真首次面見的一場，由於張真在同一場先見過真正的金牡丹，故此魚籃鯉魚是不得不假扮金牡丹在晚上與其相見。最初，張真對此甚為避忌，教訓魚籃鯉魚，不能「私自前行，敗壞人倫」<sup>13</sup>。張真非常注重傳統禮教，即使眼前

<sup>7</sup> 編者不詳：《魚籃記》卷二，頁 12。

<sup>8</sup> 栞保群編：《中國神怪大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 646。

<sup>9</sup> 編者不詳：《魚籃記》卷一，頁 16。

<sup>10</sup> 在《追魚》第一場「書館」中，張珍自嘆時曾言：「（金寵）命我在碧波潭畔，草蘆攻書，這婚姻之事他從來不提。」，而他又言「又聽見一聲聲鯉魚躍浪」，說明張珍已在碧波潭逗留一段頗長的時間，而且跟追魚鯉魚亦相處了一段日子。詳情請參見編者不詳：《追魚》，頁 2-3。

<sup>11</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3。

<sup>12</sup> 出，同「齣」。戲曲用詞，指南戲、傳奇劇本結構上的一個段落，也即分場。正式標明出數和出目的現象只在明代傳奇出現。詳情請參見么書儀、王永寬、高鳴鸞編：《中國文學通典戲曲通典》，頁 89。

<sup>13</sup> 編者不詳：《魚籃記》卷一，頁 18。

的人乃自己的未婚妻，仍勸她避諱。反倒魚籃鯉魚三番四次勸說，直指兩人乃「前生分定，縮繫赤繩」<sup>14</sup>，最終使張真與她當場拜天地。

隨後，魚籃鯉魚教唆張真在翌日金牡丹壽宴中攝真正的金牡丹一下，讓張真當眾失禮，以便「（金寵）將你趕回去，我走在中途來與你雙雙回去侍奉公婆，就是夫妻長遠。」<sup>15</sup>。從此舉動可見，魚籃鯉魚在對張真的感情上顯得非常自私。張真作為一個嚴守禮教的讀書人，魚籃鯉魚卻三番四次教唆張真僭越他一直嚴守的戒條，更使張真當眾出醜，被斥罵為「畜生」，可見她從沒有為張真考慮。而且，雖說魚籃鯉魚傾慕張真，可是當金寵請來能日斷陽夜斷陰、具神異能力的包公調查真假牡丹一案期間，魚籃鯉魚見包公使出斬妖劍和照魔鏡，立時慌忙逃走，從此與張真再沒交集。<sup>16</sup>魚籃鯉魚在危急關頭將張真拋置腦後，可見她對張真的感情非常薄弱。

再論《追魚》，追魚鯉魚初扮金牡丹時，曾對張珍勸勉：

你休嗟一介寒士家道貧，我看你定有錦繡好前程，但願得夫唱婦隨常相聚，卻比那玉堂金印勝十分。<sup>17</sup>

張珍一直為自己的身世自卑，而追魚鯉魚正勸他不用羞於自己的身份，可見她的勸說完全為張珍設想。張珍為此而形容她「豈止她桃李豐神容顏美，更有那湖海豪情令人敬。」<sup>18</sup>，雖然追魚鯉魚以金牡丹的相貌出現，但原來張珍早在初見時，已經留意她的品性和胸襟與眾不同，這亦是後來追魚鯉魚身份曝光後、張珍回應她的一個伏筆。

在以後兩角色互動中，均見追魚鯉魚事事以兩人的關係、甚至張珍一人為先。在第四場真假牡丹鬧府後，金寵請包公前來查案，追魚鯉魚的即時反應便是「要是判出真假，豈不壞了我夫妻恩愛。」<sup>19</sup>。此劇的包公亦隨身佩有斬妖劍，追魚鯉魚作為小妖精，不懼身份曝光後可能被斬妖劍所誅，卻害怕張珍知道真相後嫌棄自己。雖然她在假扮金牡丹欺騙張珍一事上有錯，但從即時反應可知，她已經視兩人的感情較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

與《魚籃記》不同，追魚鯉魚是自願向張珍坦白身份。在第八場兩人離開金府後，捉妖的天將逼近，追魚鯉魚曾經為自己是否坦白而掙扎。然而她馬上想明白，自己既願與張珍結為夫妻，就不能繼續瞞騙，於是向張珍道出一切：

我是千年修行在銀濤碧浪，只因慕君才華絕世心真純，又憐我獨居水府多淒涼，因此我變作牡丹女，與君郎比翼雙飛結鴛鴦。<sup>20</sup>

<sup>14</sup> 編者不詳：《魚籃記》卷一，頁 18。

<sup>15</sup> 編者不詳：《魚籃記》卷一，頁 19。

<sup>16</sup> 編者不詳：《魚籃記》卷二，頁 9。

<sup>17</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6。

<sup>18</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6。

<sup>19</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22。

<sup>20</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41。

張珍雖驚慌，卻更加肯定自己和追魚鯉魚的感情，他如此形容：

想當初碧波潭畔初相會，我與她在月下打坐情意長，元宵佳節觀花燈，夫妻雙雙多歡暢。那金寵又將我們追回府，相府中兩個牡丹鬧公堂，她為我險些把命喪。多承娘子有情義，張珍感激在心上，想那牡丹愛的是富貴，哪及娘子恩愛長，人間難覓一知己，你就是鯉魚精又何妨。<sup>21</sup>

上文提及，早在張珍與追魚鯉魚初見時，張珍已經為其品性而傾慕，他道出與追魚鯉魚共同經歷的段段往事，將她對待自己的情意銘記在心。因此張珍立即接受追魚鯉魚的妖精身份，甚至對她更加珍愛，欲與她一起面對天將。追魚鯉魚雖有錯在先，可是對張珍而言，她為張珍所冒之險以及兩人深厚的感情，足教張珍原諒和接受。

再者，兩劇鯉魚精遭天將追捕，觀音大士現身打救並讓她們自行決定是否跟隨觀音到南海修行時，她們的反應截然不同。魚籃鯉魚毫不猶豫地答應前往修行，全因她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自己與張真的關係顯得追悔莫及：

想當初貪歡戀色，擬將鸞鳳結；到如今割恩斷愛，忍把鴛鴦拆。想當初諧秦晉，此際番胡粵，當初圖歡慶，此際成冤孽，幾能勾去湧波濤，揚耆鼓鬣？險見是混泥沙，淡暴鬚殊，悔不去跳龍門，登鳳閣，到反做投蟻封鑽蛙蛭，安得斗升水活吾也，猛拚了三十六條鱗，都冰消尾烈，五百年姻契，一旦灰飛煙滅，飛煙滅。<sup>22</sup>

雖然鯉魚精以「鸞鳳」、「鴛鴦」等比喻恩愛的動物形容自己和張真，可是隨即以「冤孽」總結他們的關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鯉魚被尊為魚類之首，相傳鯉魚能化龍而去，即俗稱的「鯉躍龍門」，因此鯉魚一直被視為靈物，更有祥瑞的象徵。<sup>23</sup>魚籃鯉魚作為鯉魚，本就身份非凡、具有靈性，而她更是仙界之物，應更容易憑藉自己的仙緣修行而化龍，卻因為貪戀張真終被逼得走投無路，故此她始稱「悔不去跳龍門，登鳳閣，到反做投蟻封鑽蛙蛭」，為自甘墮落的所為悔不當初。無論魚籃鯉魚對張真是真情或假意，此刻她對張真顯然沒有任何留戀，甚至認為這段關係連累她墮落，因此她毫不猶豫便跳入觀音大士的魚籃，前往南海修行了卻塵緣，最後更被封為魚籃觀音。

追魚鯉魚的抉擇剛好相反，她放棄往南海修行為仙的機會，甚至棄自己千年修行，自願成為凡人與張珍長相廝守，觀音大士問其原因，她如此答道：

我願打入紅塵，與張珍酸甜同命，寧丟棄千年修行，寧離卻蓬萊仙境，決不負患難夫妻山盟海誓。強似那現原形，在魚籃內藏隱，我情願忍痛苦剝下魚鱗，換一個自由自在身。<sup>24</sup>

<sup>21</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41-42。

<sup>22</sup> 編者不詳：《魚籃記》卷二，頁 14。

<sup>23</sup> 殷偉、任玫：《中國魚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頁 228-229。

<sup>24</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46-47。

追魚鯉魚是千年修行的妖精，修行成仙本應是她的畢生志向，可是當她與張珍結緣後，修行和成仙反成了一種束縛，更是拆散鴛鴦的舉動，所以她始以「自由自在」形容成為凡人後的狀況。她選擇繼續「塵緣」，以凡人之軀與張珍渡過一生。

通過兩劇鯉魚精與男主角結緣、相處及抉擇三方面而言，魚籃鯉魚品性自私、為己獨尊，她接觸張真的動機以及教唆張真，都是滿足自己的私欲，更多次陷害張真甚至金牡丹以令自己得益。魚籃鯉魚一直利用自己作為仙物的身份玩弄凡人，呈現出一個自私而殘忍的形象。追魚鯉魚在假扮金牡丹一事上雖有錯，但她的動機始終較魚籃鯉魚純粹，而她一直為被嫌棄的張珍抱不平，亦顯出其品格正直善良。隨後每次遇上困難必最先考慮自己和張珍的關係，她為張珍的付出更令不知就裏的張珍非因她披著金牡丹的相貌而愛慕她，更是愛慕其品性和情義。追魚鯉魚呈現的是一個純真而善良的人物形象。

### 三、「奇」與「情」——《魚籃記》和《追魚》的主題特色

《魚籃記》和《追魚》以同一故事作基礎發展而生，然而同一角色在兩部作品中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形象，其實是體現作品主題特色之異，角色與主題特色之間更能互相呼應。

《魚籃記》之主題特色可從它的原著《包龍圖判百家公案》及《魚籃記》作為傳奇兩大方面加以闡述。

《魚籃記》改編自《包龍圖判百家公案》，而《包龍圖判百家公案》為公案小說。公案小說前身為公案故事，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時代各種載於史書上的刑法個案，但真正加入誇張和虛構、以文學方式呈現的公案故事，則出現於魏晉時期的志怪小說<sup>25</sup>。<sup>26</sup>晉代干寶《搜神記》中〈東海孝婦〉<sup>27</sup>雖只有二百餘字，但當中對冤案形成及結案過程的描寫，影響後世公案文學，因此〈東海孝婦〉被視作後世公案文學的起源。<sup>28</sup>直至宋代，開始出現以公案命名的文言短篇小說，公案小說的概念始正式出現。<sup>29</sup>

公案小說以公案事件為題材，可是志怪小說中對公案曲折離奇的情節描寫成為日後公案故事或小說的原型。<sup>30</sup>這些志怪情節多涉及鬼神文化，即使時歷百多年、正式出現公案小說概念的宋代，公案故事中仍有不少志怪情節。<sup>31</sup>本文之討論對象《包龍圖判百家公

<sup>25</sup> 志怪小說多記鬼物奇怪之事，所以凡鬼神、靈異便成為志怪小說的基本內容。詳情請參見：蕭海波、羅少卿譯注：《六朝志怪小說》，(台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序頁22。

<sup>26</sup> 孟犁野：《中國公案小說藝術發展史》，(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7。

<sup>27</sup> 〈東海孝婦〉講述一位婦人周青長期照顧家姑，家姑自愧連累媳婦而自盡。家姑的女兒誤會周青殺人而告官，周青在嚴刑下被逼認罪，偏生遇上審案不清的太守而被處死。自周青死後，她所住的群三年大旱，後上任的太守聞悉此事，親自前往祭拜為其平反，終於天降大雨。詳情請參見干寶：《搜神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421。

<sup>28</sup> 孟犁野：《中國公案小說藝術發展史》，頁9。

<sup>29</sup> 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簡史》，頁50。

<sup>30</sup> 呂小蓬：《古代小說公案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頁40。

<sup>31</sup> 宋代著名公案小說作者洪邁，其作品中經常出現神鬼結案的情節。詳情請參見孟犁野：《中國公案小說藝術發展史》，頁25。

案》，其一百回章節中，與妖異作祟的志怪情節亦佔全書五分之一的章回。<sup>32</sup> 雖不能單憑個別作者的寫作特色一概而論，但從公案小說的緣起與發展可見，公案小說一直保留志怪的习惯，志怪及公案兩種題材不但不會互相抵觸，甚至可以共冶一爐。《魚籃記》取材自載有大量志怪情節的《包龍圖判百家公案》，即使經過改編仍保留志怪元素，例如在劇中應張金兩家求子之願的武當仙人、日斷陽夜斷陰的包公等，都是奇人異士。魚籃鯉魚是仙家之物，來歷非凡，自是其中的奇角。

除了受公案小說志怪情節的影響外，作為傳奇的《魚籃記》，本身亦應了「傳奇」之意。表面上，傳奇是戲劇作品種類名稱，實際上以傳奇為名之作品，無論是唐傳奇或明清傳奇，其內容亦不離奇聞異事，所謂「無傳不奇，無奇不傳」<sup>33</sup>。清代劇作家李漁更認為撰寫傳奇的首要條件便是「有奇事，方有奇文」<sup>34</sup>，傳奇的立意便是「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sup>35</sup>，換言之傳奇的主題必然與奇人奇事相關。

無論是原著公案小說的志怪情節習慣，或是作為傳奇的取向，《魚籃記》的主題特色便是述奇述異。魚籃鯉魚的形象亦與主題互相呼應，對她的描寫和形象塑造均見「無奇不有」的特點。魚籃鯉魚出身奇特、經歷非凡，由仙物到妖孽、由妖孽到兇手、由兇手到觀音，其身份和遭遇一次比一次奇，側面印證《魚籃記》「奇」之主題。

至於《追魚》，雖然通過各方文獻已證實改編者為安娥，然而根據現有的資料，暫時未發現安娥曾就改編加以說明，故本文主要從時代背景及導演評價等資料著手試析其主題特色。

安娥於五十年代改編《追魚》，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正推行戲曲改革，故此本文推論《追魚》的改編應與戲曲改革有關聯。戲曲改革是指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一九五一年根據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而頒布〈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六個改革戲曲的工作指示。<sup>36</sup>

是次的戲曲改革的主要目的為：

人民戲曲是以民主精神與愛國精神教育廣大人民的重要武器。我國戲曲遺產極為豐富，和人民有密切的聯繫，繼承這種遺產，加以發揚光大，是十分必要的。但這種遺產中許多部分曾被封建統治者用作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須分別好壞加以取捨，並在新的基礎上加以改造、發展，才能符合國家與人民的利益。<sup>37</sup>

<sup>32</sup> 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簡史》，頁 65。

<sup>33</sup> 王永健：《中國戲劇文學的瑰寶——明清傳奇》，(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 248。

<sup>34</sup> 李漁：《閒情偶寄》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 6。

<sup>35</sup> 李漁：《閒情偶寄》卷一，頁 11。

<sup>36</sup> 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周恩來論文藝》編輯組編：《周恩來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 35。

<sup>37</sup> 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周恩來論文藝》編輯組編：《周恩來論文藝》，頁 27。

從制定工作指示的目的而言，是次戲曲改革是為了除去戲曲中麻醉、毒害的成份，分別戲曲好壞再取捨並改造。至於何謂好或壞，則可參考戲曲改革的第一條指示：

戲曲應以發揚人民新的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鬥爭與生產勞動中的英雄主義為首要任務。凡宣傳反抗侵略、反抗壓迫、愛祖國、愛自由、愛勞動、表揚人民正義及其善良性格的戲曲應予以鼓勵和推廣，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隸道德、鼓吹野蠻恐怖或猥褻淫毒行為、醜化與侮辱勞動人民的戲曲應加以反對。<sup>38</sup>

在該則指示可見，戲曲改革所推崇的優秀戲曲特質可歸為兩類，一則是勇於反抗不公平（反抗侵略、反抗壓迫、愛自由），二則是正面的言行品格（愛祖國、愛勞動、表揚人民正義及其善良性格），這些特質能在《追魚》的主題特色反映出來。

負責一九六一年《追魚》上海公演的導演黃沙曾就故事作出詮釋，他認為《追魚》是一個「揭露封建統治者虛偽的仁義道德與善良的心靈及純真的愛情之間的鬥爭。」<sup>39</sup>的故事，而它的主題特色如下：

從這個劇的矛盾衝突中展示了古代人民在封建統治下得不到自由與愛情，因此他們想像出這樣一個美麗的神話來抒發他們對自由和愛情的渴求和嚮往，並對當時那些假貌偽善的統治階級進行了強烈的諷刺。<sup>40</sup>

《追魚》是建國以後改編，導演指此劇是「古代人民」抒發和渴求的說法顯然不妥當，但無可否認通過導演的分析，可得出《追魚》的主題特色主要有二：對自由戀愛的渴求及對抗虛偽的統治者。在《追魚》中，追魚鯉魚和張珍以愛情作為反抗權貴的理由，因愛情而敢於反抗；因反抗而成就愛情，因個人的善良品格和雙方真摯的感情而戰勝一切阻礙獲得愛情，故此愛情和抗爭相比，又以愛情為最重要的主題特色。

作為當時制定全國戲曲創作和改編的工作指示，戲曲改革無疑影響了《追魚》的主題特色，而主題特色亦影響劇中角色的塑造，追魚鯉魚便是最能彰顯主題特色的代表角色。導演對她的評價為「非常活躍而又熱情、勇敢的人物」<sup>41</sup>，她在劇中的主要目的是「與張珍過一個自由自在的愛情幸福生活」<sup>42</sup>。追魚鯉魚有感張珍的苦況而現身安慰鼓勵，為了愛情與金寵、張天師等權貴作對，後又拒絕南海觀音渡其成仙的機會，最終成就自己的愛情。一連串行徑和目的均能呼應《追魚》的主題特色，無一不符合「情」。

《魚籃記》改編自公案小說，保留了志怪述異的習慣，即使經過改編，志怪情節仍反映在傳奇中，而傳奇亦以傳奇人奇事為主題及立意。公案小說和傳奇兩種體裁的述奇特色，完全反映在《魚籃記》中，體現「奇」的特色。

<sup>38</sup> 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周恩來論文藝》編輯組編：《周恩來論文藝》，頁 27-28。

<sup>39</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49。

<sup>40</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50。

<sup>41</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51。

<sup>42</sup> 編者不詳：《追魚》，頁 52。

《追魚》故事雖脫自同一公案小說，但受到戲曲改革的影響，主題特色已由傳奇人異聞變成一個勇於反抗統治者的愛情故事。在該特色下，追魚鯉魚被塑造成為了愛情而多次勇於反抗強權的角色，印證了《追魚》「情」的特色。

#### 四、「悲中有喜、喜中有悲」——一脈相承的戲曲審美偏好

通過對讀《魚籃記》及《追魚》，鯉魚精形象之異及主題特色之不同，除了是作者本身的取向，更多反映時人的價值觀和取態。戲曲文學的思想內容始終與社會的精神相勾聯，同時代的內在脈搏相投合。<sup>43</sup>不同年代自有具該年代特色之劇曲，然而不難發現無論時代變遷、戲曲改動，始終有部分情節一脈相承。如果說相異的情節代表不同年代的風貌，那麼超越年代與地域仍能保留下來的情節便是該民族長期發展逐漸形成的審美偏好。

在是次對讀中，亦發現兩部戲曲在情節上共通之處。由明萬曆的《魚籃記》到建國後的《追魚》，創作及改編相差三百多年的時間，雖是不同的戲曲，但兩者在生旦<sup>44</sup>歷患難以及終成眷屬的情節，本質上都一樣，僅僅不同的只是與男主角共歷患難和破壞生旦愛情的角色顛倒過來。這種人物患難後終能如願以償、得到美滿收場的「大團圓」情節，其實在中國戲曲創作中恆之以久。中國戲曲幾乎都是大團圓結局完場，即使作品題材不同，亦不過因應不同的劇而有不同的團圓方式。<sup>45</sup>不過，這不代表中國戲曲只有喜劇。即使戲曲以美滿結局收場，其情節上亦包含作為悲劇核心、強烈而不能調和的衝突。<sup>46</sup>實際上，大團圓結局表現了民族心理中非常普遍的某種期待，這亦是一種非現實的期待。<sup>47</sup>既然大團圓結局是經歷變遷後仍能被保留的情節，故此它究竟象徵什麼期待，便是值得深究的重要問題。本文試析，這種大團圓結局實反映了中國人民「悲中帶喜、喜中帶悲」的情感特質，所期待的就是悲喜共歷後一個輕鬆、簡單的結局。

學者錢穆如此說明中國人的情感：

悲喜皆在此一心，惟受外面種種事事態相乘，不能有喜無悲，亦不能有悲無喜，而此心則完好如一。中國人所追求者在此。<sup>48</sup>

中國人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情感特質，能在戲曲創作及大團圓情節的偏好中反映出來。戲曲作為一種民間文學<sup>49</sup>，其對象是一群普通民眾。中國傳統社會務農維生，民眾的

<sup>43</sup> 吳同瑞、王文寶、段寶林：《中國俗文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初版)，頁231。

<sup>44</sup> 生，戲曲名詞。戲曲表演行當的主要類型之一，泛指劇中男主角；旦，戲曲名詞，戲曲表演行當的主要類型之一，泛指劇中女主角。詳情請參見：么書儀、王永寬、高鳴鸞編：《中國文學通典戲曲通典》，頁112。

<sup>45</sup> 傅謹：《戲曲美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139。

<sup>46</sup> 傅謹：《戲曲美學》，頁136。

<sup>47</sup> 傅謹：《戲曲美學》，頁140。

<sup>48</sup> 錢穆：〈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劇〉，載於錢穆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四十五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頁189。

<sup>49</sup> 民間文學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口耳相傳的語言藝術。它既是該民族人民生活、思想與感情的自發表露，也是他們關於歷史、科學、宗教及其他人生知識的總結，也是他們審美觀念和藝術情趣的表現形式。

生活穩定有序，而廟會活動中欣賞戲曲可謂是唯一的休閒娛樂。<sup>50</sup>雖尋求一刻的放鬆，但基於中國人的情感特質，民眾既不會從悲劇中得到輕鬆，也不能只從喜劇中獲得，故此戲曲一般以悲情引人入勝，再以諧謔調節氣氛。<sup>51</sup>悲、喜情節合一的情況下，大團圓結局可將一切悲喜、衝突都趨於中和、簡單化，即使是錯綜複雜的情節亦得以順利圓滿的收場。大團圓結局能讓民眾輕鬆地認識和理解，悲喜合一的處理手法更能滿足他們的情感需要。

從《魚籃記》的創作至《追魚》的改編，兩者時差橫跨數百年，兩者在人物和主題特色上差異甚大，但《追魚》仍保留這種滿足民眾情感和期望、中和悲喜的大團圓結局，可見悲喜合一的大團圓結局取向，恆之以久，是中華民族戲曲藝術的一種重要審美偏好。

## 五、結論

通過對讀《魚籃記》和《追魚》之角色、主題特色及情節，可更立體、更進一步了解兩部戲曲。相異的人物形象和截然不同的主題特色，反映時代背景及時人取態；相同的情節象徵中國人一脈相承的審美偏好，是本民族共有獨有的情感特質。

《追魚》繼承自《魚籃記》，受改編時的社會背景及不同主題特色的影響，發展成既與《魚籃記》互有聯繫又具獨有特色的戲曲，成為當代越劇經典。另一方面，作為明傳奇滄海遺珠的《魚籃記》，通過改編以另一方式重現觀眾眼前。然而，並非所有傳奇均如《魚籃記》般有機會重現人前，傅惜華編撰的《明代傳奇全目》共收錄了九百五十種傳奇，當中有三百三十二種傳奇與《魚籃記》同樣由無名氏所編。相比由已知作家所撰的傳奇，無名氏編撰的傳奇受關注的程度較低，相關研究十分稀少，相信學者們可藉此重新發掘及審視這些傳奇。本文旨在拋磚引玉，希望更多未被發掘的傳奇能通過研究重現價值。

惟本文基於篇幅所限，只能抽取特定角色和情節為研究對象，未能就文本和改編者等作出更深入分析。有關《魚籃記》和《追魚》以及戲曲藝術之研究，期待日後更進一步的探討。

---

民間戲曲亦屬民間文學的一種。詳情請參見：劉守華、陳建憲編：《民間文學教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5；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7。

<sup>50</sup> 柯香君：《明代戲曲發展之群體現象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475。

<sup>51</sup> 傅謹：《戲曲美學》，頁144。

## 六、參考資料

### 參考文本

編者不詳：《魚籃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編者不詳：《追魚》(越劇)(上海越劇院演出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初版。

### 參考書目

么書儀、王永寬、高鳴鸞編：《中國文學通典戲曲通典》。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

干寶：《搜神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周恩來論文藝》編輯組編：《周恩來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王永健：《中國戲劇文學的瑰寶——明清傳奇》。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年。

王洲明、武潤婷編：《雜劇與傳奇》。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年。

安遇時編集：《包龍圖判百家公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朱承樸、曾慶全：《明清傳奇概說》。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5年。

朱穎輝：《當代戲曲四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年。

何玉人：《新時期中國戲曲創作概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

吳同瑞、王文寶、段寶林：《中國俗文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呂小蓬：《古代小說公案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李漁：《閒情偶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周建渝、張洪年、張雙慶編：《重讀經典：中國傳統小說與戲曲的多重透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

孟犁野：《中國公案小說藝術發展史》。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

柯香君：《明代戲曲發展之群體現象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段偉、任玫：《中國魚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栾保群編：《中國神怪大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高禎臨：《明傳奇戲劇情節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

- 張敬：《明清傳奇導論》。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4年。
- 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簡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郭英德：《明清傳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 傅惜華著；中國戲曲研究院編：《明代傳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 傅謹：《戲曲美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 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萬建中：《新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
- 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簡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 劉守華、陳建憲編：《民間文學教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 劉紹基編：《中國古代戲曲文學辭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 蕭兵：《美人魚：性，生命與死亡意象》。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
- 蕭海波、羅少卿譯注：《六朝志怪小說》。台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 錢穆著：《錢賓四先生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
- 謝柏梁：《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 鍾宗憲：《民間文學與民間文化采風》。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
- 鍾敬文：《民間文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

## 七、附件：《觀音魚籃記》與《追魚》內容摘要

### 《觀音魚籃記》每出（齣）摘要

#### 第一出：始末開場

出場詞：「鯉魚精□混凡世。金牡丹多受災迍。開封府包丞相斷問。顯神通魚籃觀音。」

#### 第二出：祝金寵壽

丞相金寵設壽宴，感慨雖身受聖恩、夫人賢德卻偏生命中無子，同僚張瓊前來賀壽，談話間得知張瓊亦以無子為憾，所以兩家人相約一同到武當山求子，並立下指腹為婚、結義金蘭的諾言。

#### 第三出：夫人登舟

金、張兩家夫人前往武當山，途中結義金蘭。

#### 第四出：邀往當山

兩家登山，欣賞武當美景。

#### 第五出：當山顯應

武當山上神仙顯靈，因張瓊為官清正而且一片誠心，故賜一子；金寵為官貪贓枉法來意不專，故賜一女。一子一女被安排同年同月同日生，將來結成夫妻。

#### 第六出：二氏求嗣

兩家夫人禮拜，求告上天早日賜子。

#### 第七出：金張求嗣

金寵、張瓊頂禮拈香，求賜麟兒。

#### 第八出：夫婦取名

張瓊得子，取名張真。

#### 第九出：賀生牡丹

金寵得女，為此悶悶不樂，張瓊安慰之下始釋懷。因金寵在女兒降生後夢見家中後花園白牡丹盛開，故為女兒取名金牡丹。

#### 第十出：鯉魚變化

東海金線鯉魚精登場，自稱遊遍天下水晶宮卻無一中意之人。她命手下好好看守宮殿，自己化作凡間女子下凡尋找年輕晚輩。

### 第十一出：張公訓子

當年的襁褓張真長大成人，張瓊告戒張真用功讀書，希望他朝有日一舉成名。

### 第十二出：公子拜門

張真拜訪金家。金寵留他在府讀書，並告訴他三代不招白衣婿，命他好好讀書意圖日後成名。

### 第十三出：隱藏真形

鯉魚精趁元宵節遊玩，嘆無一個稱其心意的子弟。她隱入金府池塘休息之際，忽聞張真的讀書聲而往，一眼看上張真並意圖與他「效鸞鳳」。

### 第十四出：小姐玩賞

金牡丹與丫鬟梅香在花園遊玩，金牡丹吃梅子時不經意流下唾液落到池塘，被塘中的鯉魚精嚥下。與此同時，張真無意間得見金牡丹，對其大讚不已。是夜，鯉魚精假扮金牡丹前往見張真。張真雖以禮教嚴防勸鯉魚精離去，但鯉魚精軟硬兼施，使張真當場與其拜天地。事後，鯉魚精教張真於翌日牡丹壽宴攝金牡丹的手，使金寵誤會他將其趕走，而自己則連忙跟出去，雙雙私奔。

### 第十五出：牡丹慶壽

張真依鯉魚精所教攝金牡丹的手，金寵認為他傷風敗德，氣得破口大罵並將他趕走。

### 第十六出：摘斷花心

鯉魚精見大計已成，馬上動身前往會合張真，臨行前摘斷代表金牡丹本命的一株白牡丹，使金牡丹重病。

### 第十七出：父母問病

金牡丹病重瀕死，金夫人埋怨丈夫趕走女婿氣病女兒，金寵聞言連忙命人追回張真。

### 第十八出：趕回張真

張真與鯉魚精同行，張真理怨鯉魚精教他的舉行惹怒金寵，鯉魚精以雙雙回去侍候公婆矇混過去。此時金府下人追回張真，並說小姐病重需要張真成親充喜。鯉魚精以金牡丹身份打發下人，但下人見「小姐」在此便起了疑心，最終還是把張真和鯉魚精請回去。

### 第十九出：二女難分

金牡丹和鯉魚精同時出現，同哭訴被妖精所害。金氏夫婦和張真難分真假，金寵只好請能日斷陽夜斷陰的奇人包公（包文拯）前來查個究竟。

### 第二十出：包公斷問

包文拯前來調查，查問無果，命手下拿出斬妖劍及照魔鏡分辨妖精，鯉魚精立即擄走金牡丹並逃去。包文拯讓金寵給他三日時間細查妖精來歷。

### 第二十一出：懇詰城隍

包文拯喚來開封府城隍，命他調查妖精來歷，城隍又喚來金府的土地神查問，土地神道出鯉魚精乃玉皇殿前瑤池內金線鯉魚。城隍上奏玉皇，玉皇聞言大怒，派四大天將前往捉拿鯉魚精。

### 第二十二出：操練鰲精

鯉魚精得悉玉皇派人捉拿自己，大罵包文拯，並命手下迎擊追捕自己的天將。

### 第二十三出：天將敗回

鯉魚精法力高強，四大天將敗回，玉皇再派八洞神仙追捕。

### 第二十四出：神兵出陣

神兵出動。

### 第二十五出：魚精逃遁

神兵大敗鯉魚精的手下，鯉魚精顧不得手下，私自逃走。

### 第二十六出：蝦鰲逃生

鯉魚精既逃，蝦精鰲精等手下群龍無首，亦各自逃去。

### 第二十七出：魚精自嘆

鯉魚精感嘆自己因為一時貪歡戀色闖下大禍，並後悔沒有因自己的仙緣加以修行，一切灰飛煙滅。

### 第二十八出：觀音收精

南海觀音前來收精，鯉魚精見觀音法相，大徹大悟皈依佛教。南海觀音命她將擄去的金牡丹歸還，始後命玉皇封她為魚籃觀音。

### 第二十九出：包公判還

金牡丹回來，包文拯以還魂丹將金牡丹救醒，金寵接回女兒。

### 第三十出：別赴春闈

金牡丹回家親子重逢，金寵送張真赴京應考，祝福他一舉成名。

### 第三十一出：春闈考試

張真應試，受到賞識，果真一舉成名。

### 第三十二出：合巹團圓

張真高中狀元，迎娶金牡丹，結秦晉之好，一家團圓。

## 《追魚》每場摘要

### 第一場：書館

書生張珍與丞相金寵之女金牡丹指腹為婚，可是張珍父母雙亡、家境貧寒。金寵雖留他在府中碧波潭畔讀書，但對他愛理不理，一句不提婚事。一日張珍在潭邊自嘆身世，見潭中鯉魚，憐牠與自己身世相似並對其訴說。事後該鯉魚化成人身，見張珍憐她，亦化作金牡丹的模樣前往書房並安慰他。鯉魚精鼓勵張珍不必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使張珍不禁傾慕她。兩人相約，以後每晚二更再見。

### 第二場：賞花

金氏夫婦和金牡丹在花園遊玩，因為下人無意提起張珍使金牡丹不悅。金寵安慰女兒暫時忍耐，以免落得欺貧愛富的壞名，待張珍考不上狀元，他便會馬上趕走張珍另擇佳婿。張珍與金牡丹巧遇，誤以為她便是每天陪伴自己的鯉魚精，金牡丹認為張珍無禮而大怒，讓父母趕他出去，在旁偷看的鯉魚精雖焦急卻不能出去相認。張珍認為金牡丹不顧情義，憤而離去。

### 第三場：觀燈

鯉魚精追回張珍，以金牡丹的身份向他解釋，並願意隨他離去。兩人趁元宵佳節賞燈遊玩，感情升溫。此時兩人偏偏遇上金寵，金寵以為女兒傷風敗德與張珍私奔，命人捉他們回府。

### 第四場：鬧場

金寵捉張珍和鯉魚精回府，並向夫人王氏怒斥女兒有失門楣。王氏正奇怪女兒一直在府，何來私奔之際，金牡丹和鯉魚精狹路相逢，二女難分，大打出手，互相指責對方是妖精。父母、下人等無法辨認誰是真正的金牡丹，金寵只好請明察秋毫且具有神異能力的包公查案。

### 第五場：求援

鯉魚精自知闖禍，連忙回去碧波潭向一同修行的師兄姊求助。烏龜精師兄和蝦精師姊決定假扮包公和其手下，一同大鬧金府。

## 第六場：剖斷

真假包公一同到金府審理真假牡丹的案件，假包公（即烏龜精）暗示真包公，真包公便明白原來是金氏父女嫌貧愛富，鯉魚精情傾張珍。真包公雖鐵面無私，但見張珍和鯉魚精感情真摯亦心有不忍，最後以「不斬無罪之妖」為由就此離去。

## 第七場：點將

金寵心有不忿，請聖上下旨命張天師捉妖。張天師喚來天將，前往捉妖。

## 第八場：分別

張珍和鯉魚精離開金府，決定長相廝守。鯉魚精忽聞天鼓響起，知道天將即來，怕天將誤傷張珍，決定與他分別。臨行前念張珍對自己一往情深，終決定坦白一切。張珍得悉後不但沒責怪，甚至念及鯉魚精對他的情義，對她更加愛惜，決定與她一起面對天將。

## 第九場：追魚

鯉魚精施法發水暫逼走天將，但天將仍然窮追不捨。逃亡期間，鯉魚精更與張珍失散，正是要緊關頭，觀音大士前來打救並命天將退下。觀音大士問鯉魚精願意大隱還是小隱——拔去身上三片金鱗化為凡人還是隨自己到南海修行成仙。鯉魚精為了張珍，甘願放棄千年修行，和張珍甘苦與共。觀音大士拔下鯉魚精的金鱗，鯉魚精從此化為凡人，跟張珍雙雙回家，團圓結局。